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二回 陝州道蒲洪排陣

話說王彌扶起那人，問其姓氏，那人答道：「小將姓蒲名洪，號公亮，因見世亂，聚有十萬雄兵，相保於此。不知元帥有如此法術，為何卻為劉弘祖所敗？」囊中之刺王彌道：「此行非戰之罪也。那侯有方用妖術決河水以淹吾軍，一時不及防備，遂至大敗。」蒲洪道：「原來他軍中有此妖人，想來亦是勁敵亦是囊中之刺，何物符洪，詭詐乃爾。如今元帥卻往何處？」王彌道：「且入陝州，再圖後舉。只是兵微將寡，難以舉事。吾觀將軍如此英雄，兼有強兵，何不歸附朝廷，同吾入陝州，設計破走劉弘祖，吾當奏聞朝廷，重加封爵？若只嘯聚於此，也非長久之策。」蒲洪道：「小將久有此心，恨無門路可進。既蒙元帥不棄，便當執鞭相隨。」王彌大喜，權封蒲洪為前軍大將，一齊轉入林中，來到蒲洪寨中歇馬。蒲洪便令宰牛殺馬，排宴相待，二人相得，甚是投機，各吃得大醉，方才安寢。正是：人逢知己不辭醉，酒到尊前豈用推。

至次日，王彌令蒲洪將寨中糧草器械一應有用之物，俱收拾端正，點起大軍，竟望陝州而來。王彌得了蒲洪這枝軍馬，威風比前更盛。來到陝州，守將見是自家兵馬，便開門放入，各各相見已過，問了軍中勝負，便一面商量出兵破敵，不消細說。

再說那弘祖用水淹敗了王彌，掌鼓回到澠池縣，寨中慕容廆帶過陶侃請功。那陶侃立而不跪，怒目而視。弘祖道：「你王彌自恃其勇，奪吾糧草，如今被吾殺得大敗，逃死不暇，自不必說了。你今既被我擒，為何不跪？」陶侃道：「誤中詭計，非戰之力，何足為奇！且我乃堂堂丈夫，豈肯向你等屈膝？」弘祖道：「汝既說我詭計，非戰之力，吾今放你回去，叫王彌再行決戰，以定雌雄如何？」陶侃道：「若放我回去，大家都不用詭計，整兵來戰，決勝無疑。」弘祖大笑道：「言不少屈，真壯士也。」命給還鞍馬，放他回去。慕容廆諫道：「陶侃勇士，放他回去，必不利於吾軍，元帥不如殺之。」弘祖就在陶侃面前，朗朗對慕容廆道：「既是勇士，安忍輕殺？且吾勇將甚多，放他回去，吾將以智取之。正是籠中之鳥，要擒就擒，有何不利之有？」竟令釋放。陶侃得放，心下也感弘祖之德，便將身拜謝了，竟自上馬出營，望陝州去了。

那弘祖見陶侃去了，便令置酒營中，與諸將敘功。飲酒間，弘祖忽然取出一銀盒說道：「自昔異人送與我一個石鵲，說道此鵲不可輕用，如有急難，方可開用。我想自起兵以來，仗諸將之力，所向無前，一向不曾開看。今日雖無急難，且看他一看，不知什麼樣子？」諸將見說，都道：「就看看何妨？」弘祖便將銀盒蓋揭去，仔細一看，只見石鵲果然奇異，就如活的一般，自盒中飛出空中，就筵前盤舞了一回，對弘祖打個盤旋，竟望寨門外飛去了。諸將見了，俱各失驚。弘祖道：「不妨，此去決有事故，必然回來，不必驚疑。」諸將見說，俱安心飲酒不提。

至明日，弘祖寂然不與眾將說知，帶了四五騎驀地出營，來到一座山下。你說這個是什麼山？原來此山叫做熊耳山，在陝州境界，兩峰對峙，上多古人題詠，那是個極好遊玩的去處。弘祖是個少年豪傑，在軍中多時，未免拘謹，因聞得此山多有勝境，所以瞞了眾將，來此遊玩。當下到山前，看見奇峰插天，林木聳翠，心中歡喜，便騎了烏龍騾，一步步的走上山來。看見石壁上，題著一首七言絕句，道：

血戰年來久未休，縱橫四五屬神劉。

中原事業歸南渡，上黨分茅又幾秋。

弘祖看罷，不解其意，但說道：「吾小名叫做神霄，又是姓劉，為何這石上卻寫神劉之句，莫非我將來有帝王之分麼？」一頭語，一頭拍著烏騾前行。轉前山嘴，只見前面都是茂林荊棘，林木深處，卻隱隱露出一所殿宇來。弘祖看見，便引著從騎竟走到廟前，走內一看，只見上寫著一匾，題著：神霄祠。

弘祖看了，暗暗驚異，想道：「我正叫做劉神霄，如何這廟宇卻叫做神霄祠，莫非我走了不祥之處麼？」又想道：「前邊石上說，縱橫四五屬神劉，我後日必有好處，必非不詳。」說罷，便將手去揭開帳幔，看那神廚之內，只見裡面坐著一個神道，頭戴金冠，身穿黼服，飄飄有出塵之概；旁邊列著兩個鬼判，一個手中抬著一隻烏鴉，一個手中抬一隻白鵲，俱有飛騰躍舞之勢。弘祖看了半晌，心下一發驚異，便叫從騎去尋廟祝來問其緣故。不一時，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道人，走到面前，弘祖便問道：「此廟是何出跡？你可備細言之。」道人道：「此廟乃是神鴉大王的香火。當年漢文帝時節，有個淮南王，平日專好遊獵，養的有一鴉一鵲，極有靈變，能知淮南王的意思，要長就長，要短就短。後來淮南有罪自殺，那鴉兒也就撞死，只有那鵲兒飛到此處。鄉村人家，每每有什麼患害，那鴉兒就口吐人言，前來報知，鄉人感他的意，究其詳細，遂鳩工建廟，塑立淮南王神像，並塑鴉鵲在傍。聽得老人家說，塑立之後，那鴉與鵲甚有靈應，近今一十年來，不知什麼緣故，鴉也鵲都不靈了。」弘祖問知備細，心下暗暗稱奇，想道：「吾父親曾說吾是肉球，鴉護所生，故取名神霄，難道就是這淮南轉世不成？況我這石鵲，極是靈應，也未必非此鵲兒顯像。」說罷，半信不信的，叫從人賞了這老道人，一徑取路回來。正是：

百年出處今方遇，始信劉郎是異人。

弘祖出了廟門，一路前來，還想那神鴉的出處。只見前面一騎馬飛奔而來，見了弘祖，慌忙下馬說道：「元帥在何處這幾時？害得小將等無處不尋覓。」弘祖見是巡邏游擊王濬，便問道：「軍中有何急事，這等慌忙？」王濬道：「王彌處下有書札，軍師等不敢擅開，專等元帥發封，乞元帥作速回營。」弘祖聽說乃是軍中大事，即忙拍著坐騎，飛也似回營去了。侯有方同諸將接見，俱各歡喜。問候已過，便將王彌書札呈上，弘祖接上手，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某聞兵以義動，戰必以正。君等以率土之臣，稱兵犯順，固已非義；頃又不行堂堂正正之旗，用詭道以敗

我師，二者無一可取。今當與君共排陣勢，以決雌雄，無用詐謀，無用詭術，惟君等量力度德而加察焉。

弘祖看罷，便對侯有方道：「彼欲鬥陣，軍師之意何如？」有方道：「任他排來，我等只管去破便了。」弘祖依言，寫回書打發來人。上面復道：

足下責僕兵不以義，戰不以正耶？而僕糧五萬，足下劫之，近於餓莩之為，正耶？義耶？

故僕略施計術，挽天河之水，滄草竊之軍。此造化之效靈，非智巧之幸得。

往不具論，承來挑陣，比日自決，所戰不遠，一如來教。

劉弘祖打發王彌來人去了，一面整頓破陣不題。

且說那來使齎回書，見了王彌，王彌看書已畢，對蒲洪道：「他已准排陣，須要在營前立起一座將台，兩下便好打話。」蒲洪道：「元帥之言有理。」便傳令建台。不一時，回報台已完成。蒲洪對王彌道：「小將自幼遇異人傳授營陣秘訣，小將須去鬥試，看他識也不識。」王彌依言，請了蒲洪出營排陣。蒲洪即時引兵出營，來到戰場上，執定手中令字旗一揮，只見紛紛混混，青旗招展，霎時間排下一陣，有門有戶，向西北方立而不動；蒲洪又將令字旗一揮，又滾滾滔滔，黃旗飄揚，頃刻間並無門戶，向正南立住。蒲洪二陣已定，再將令字旗一招，一隊雜色彩旗，來來往往，排出兩座旗門，竟到東北方立定，三陣雖分方向，卻是門戶相連，左右相屬，陣頭上殺氣騰騰，真個好利害也。有詩為證：

三陣相連鼎足分，兵氛暗暗帶黃雲。

未知名色誠何自，極目紛紛消爾魂。

蒲洪排完陣勢，竟上將台，報知王彌。王彌即令人通知弘祖，前來看陣。弘祖聽說，即同石季龍出營觀看。只見三陣鼎峙，中間門戶相向，排得果是齊整。便仔細看了一看，對石季龍道：「此名三才變化陣，石元帥可知道麼？」石季龍道：「自幼習知，有何不識？這等陣排來騙人，甚是無為。」弘祖道：「且去回他，看他如何？」石季龍便騎著赤兔，衝到陣前大叫道：「此乃三才變

化陣，不足為奇，隨你何人也會排。有奇異的，再排來看。」說罷，走回本陣，同弘祖入營去了。

那王彌與蒲洪在將台上，見劉弘祖已識此陣，便下將台。走入陣中，仍將令旗揮動，不多時改了陣勢，只見三陣台為一陣，一陣之中，忽然分出五隊來，旗分五彩，各按方位，五陣之中，每陣有一員大將，守住旗門，比前陣大不相同。也有詩為證：

旗分五色排五陣，變化多端未可明。

固是蒲洪多妙術，那知更有會談兵。

蒲洪變了陣勢，上將台來，使人報知弘祖。弘祖出營一看，笑道：「又來愚人了。」便令呼延晏回報導：「此乃五方五帝陣，有何妙處，也排將出來！」蒲洪聽見又被他識破，對王彌道：「二陣俱被他識破，他軍中有人，如今且再排個與他識，看是如何？」王彌道：「正須如此，方顯我等學問，妙用無窮。」

蒲洪便集眾將到台下，手執一面小紅旗，指顧左右。首一陣按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七宿，令裨將七人列於東方辰卯寅，手執青旗，有兵三千，中間三門，每門設大將一人，卻是桓彝、賀循、謝幼輿，正應壽星大火析木之次。正是：

旗分青色東方木，將是秋分三位排。

第二按門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七宿，裨將七人，列於北方丑子亥，手執黑旗，引兵三千，中開三門，每設大將一人，卻是陶侃、庾翼、薛瑋，正應星紀玄枵娵訾之次。正是：

北方是水黑旗排，冬至算來到驚蟄。

第三按奎、婁、胃、昴、畢、觜、參七宿，偏將七人，列於西方戌酉申，手執白旗，有兵三個，中開三座旗門，每門有一員大將，卻是卞壺、何續、王彬，正應降婁大梁實沈之次。正是：

西方白帝是全神，日躔應歷小滿次。

第四按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軫七宿，偏將七人，列於南方未午巳，手執紅旗，引兵三千，中開三門，每門一員大將，卻是桓謙、趙仁士、溫嶠，正應鶉首鶉火鶉尾之次。正是：

南方赤帝正當陽，天道左旋到處署。

蒲洪布列四陣已完，再令裨將五人，按金術水火土五行，使各執兵器，照方位立於中軍，又令東方設一座旗門，卯門上點起一碗明燈，對王彌道：「目今正是霜降帶氣，日在大火之次。元帥可按太陽在東方卯門上，明燈之下，執定金簡，鎮住諸將，以應太陽入度之象。」王彌見說，依令去了。正是：

太陽躔次到氐房，正見霜凌草木黃。

元帥雖尊也聽令，只因惟爾是當陽。

陣已排完，蒲洪上將台大叫：「趙營主將快出來看陣！」從軍報知弘祖，弘祖即同石季龍、段方山、慕容廆、呼延晏，五個虎將一同騎著五匹異獸，離營一箭之地，一帶兒看陣。只見黑氣蒙蒙，陰風慘慘，陣上列著青、紅、黑、白四色旗幡，中見一十二座旗門，東方一碗明燈，卻隨一員大將，隱隱移動，其陣外面，囹圄圖圖，卻如雞卵，旗門卻包在中間。弘祖看了多時，對眾將道：「此陣我卻從不曾見亦欲顯諸將耳，你等可識否？」眾將見問，俱各面面相覷，對不出口。弘祖見眾將都不識，便心生一計，對蒲洪道：「你的陣也只平常，但是今晚看得不明白，明日早晨再來看罷。」

說罷，一齊回轉坐騎，走回本營。侯有方接見，問道：「此陣識得如何？」劉弘祖道：「此陣卻有些難識，還要軍師去看看。」有方道：「是什麼樣的？」弘祖便將方才所見，述了一遍。有方笑道：「此陣與前面二陣相去不遠，還有何難識？」弘祖道：「畢竟叫甚名色？」有方道：「且未可猜度，到明日待我去看，自有理會。」弘祖依言，只得罷了。